

## 【姬发/殷郊】玄鸟携玉梅（ABO）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2831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28313>.

Rating:	<a href="#">Teen And Up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all郊</a> , <a href="#">姬发/殷郊</a>
Character:	<a href="#">殷郊</a> , <a href="#">姬发</a>
Additional Tags:	<a href="#">有all郊趋向但本质发郊</a> , <a href="#">对不起我是郊嬷</a> , <a href="#">有一些非传统的ABO设定所以请注意看Note</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17 Updated: 2023-09-05 Words: 16,576 Chapters: 6/?

## 【姬发/殷郊】玄鸟携玉梅（ABO）

by [InLuhe](#)

### Notes

没什么肉的ABO文学，有all郊趋向，不过主CP还是发郊。

本文的ABO设定（我流设定+常见设定的糅合）：

Alpha：乾元；Beta：中庸；Omega：坤泽

信素：一种体内激素，坤泽的信素升高时会进入雨露期，乾元的信素升高时会进入燎原期；信香：外激素，主要表现是气味，标记时注入，可影响信素升高

雨露期：使坤泽失去理智，进入发情期；燎原期：使乾元失去理智，暴躁易怒，只想找乾元打架或者标记坤泽（取决于在场的人是什么性别）

抑元丸：乾元专用抑制剂，控制信素水平下降，让乾元恢复理智；抑泽丸：效果同抑元丸，坤泽专用

特制颈带：特殊处理后可以抑制信香散发的带子，系在颈部，盖住腺体（其实就是抑制贴）

## Chapter 1

近日来“诸侯聚集，同谋叛乱”的传言频出，再加上冀州苏氏逐年减少的朝贡，显然八百诸侯之中确实有人怀有异心，若是放任下去，恐怕传言就将成真。

帝乙虽已年迈，却未昏聩糊涂，一眼就看出了冀州侯苏护的不臣之心。如今苏护还未正式谋反，帝乙也不能正大光明地出军讨伐，倒是可以找个借口去攻打亲近冀州的弱势郡国，从而杀鸡儆猴。

此次征伐师出无名，纯属强加之罪，必须由帝乙信得过的人带兵出征。正巧殷寿带领的质子旅在朝歌训练多年，却从未有机会出城实战，于是这项任务就交到了殷寿手里，也是一次对质子旅实战能力的测试。

殷寿并非愚笨之人，势单力薄的弱势小国怎配殷商的二王子亲自带队讨伐，他稍一细想就猜出了帝乙的真实目的。殷郊却没想那么多，只以为是祖父给的历练机会，还高高兴兴地朝着帝乙行礼，保证不让祖父失望。

按理说殷郊此时该是待在质子营中，与其他质子同吃同住，可今日是久违的家宴，再加上姜王妃的挽留，他才留宿在宫内，等着第二天一早随殷寿一同前去质子营。

这一夜，殷郊激动得直到快天明才睡着，而姜王妃却是彻夜无眠。

质子营中与殷郊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都已分化，殷郊却迟迟未有动静。姜王妃生怕他在此次行军途中分化，若是分化成乾元倒也无事，可万一分化成坤泽……一想到这，姜王妃就无法入眠，索性唤来侍从，备好了抑元丸和抑泽丸，亲手塞进殷郊的行囊之中。

临行前，姜王妃又特地拉住殷郊的手，嘱咐道：“若是当真在行军途中分化，一定要记得去找你父亲，他能护你周全。”

“母亲，我可是父亲亲自训练出来的殷商勇士，哪里需要父亲保护？”殷郊笑得灿烂，又执起姜王妃的手道：“母亲放心，儿子此次出征必不负期望，母亲就在朝歌等我的好消息吧！”

说完，殷郊就向姜王妃告别，跟在殷寿身后大步走了出去。

殷郊的安慰并没有让姜王妃放松下来，反而愈加担心了几分。她之所以让殷郊分化后去找殷寿，就是怕最坏的情况出现——殷郊分化成坤泽，到时他在一半以上是乾元的质子旅中恐怕会有危险。就算殷寿再不喜坤泽，也不会让其他人肆意对自己的儿子出手，恐怕会等殷郊回到朝歌，再给他安排一桩有利于殷商王室的婚姻吧。

姜王妃衣袖下的双手紧紧相握，在心底默默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最坏的情况。

殷郊对母亲的担忧一无所知，此刻他正穿着厚重的盔甲，跟四大伯侯之子一起骑着马跟随在殷寿身后。大概是当初穿戴盔甲时不慎刮蹭到了颈部的皮肉，殷郊总觉得后颈有点莫名的刺痛感，可是伸手去摸的时候又不见伤口，他便不再在意。

一向与殷郊并排前进的姬发这会有意无意地落后他半个马身的位置，看向殷郊后颈的目光中满是探究。

姬发自分化成乾元后嗅觉就增强了不少，即使质子营中的乾元都佩戴上了能隔绝信香的颈带，他也依旧能闻到淡淡的气味。崇应彪也是如此，他们两人平日里总是会忍不住动起手来，也有一小部分原因是被对方的信香激的。

今日殷郊初到质子营跟众人会合时，姬发就隐约闻到了一股玉梅香气。那气味极淡，没多久就消失不见了，姬发便只当是殷郊沾了姜王妃院中所种梅花的气味，可如今殷郊伸手触碰后颈时，熟悉的气味又飘散了出来。

只可惜那一丝浅淡的玉梅香气很快就被凌冽的寒风吹散，再无迹可寻。

殷郊满脸疑惑地扭头看向不知为何落后半步的姬发，用眼神询问他发生了什么。姬发摇摇头，脚跟轻踢马腹，快步上前与殷郊并列同骑。

殷郊大大咧咧惯了，根本没注意到自己身上短暂地出现过梅花香气。姬发面上不显，心底却多了几分焦躁，如果他没猜错的话，殷郊应该是快要分化了。

分化这事十个人九个样，姬发也拿不准殷郊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分化。他这一路提心吊胆，眼睛就没怎么从殷郊身上移开过，整队休息的时候还被崇应彪冷嘲热讽了几句，他也没心思呛回去。

崇应彪一拳打在棉花上，气得咬牙，最后骂骂咧咧地吃干粮去了。

好在殷郊的分化非常懂事，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安营扎寨的时候都没什么动静。姬发高强度盯了殷郊两天，这会一口气松了半口，也慢慢放松了下来。

今晚轮到姬发和崇应彪带队值夜，每隔半个时辰要交换绕着营地巡逻一圈。崇应彪虽然看姬发不顺眼，但也分得清轻重，头也不回地就带着一队人先去巡第一趟了。姬发持剑守营门，守着守着就开始一心二用，又忍不住去想殷郊分化这事。

殷商的所有军队都是由乾元和中庸组成。乾元虽勇猛善战，却容易被其他乾元的信香刺激，一旦进入燎原期，便会变得暴躁易怒，失去理智。正因如此，行军前会给每个乾元配发抑元丸，可以抑制乾元的信素，再统一发放特殊处理过的抑制信香发散的颈带，算是双重保险。颈带两端由工艺精美的饕餮纹饰品连接起来，代表着殷商勇士的身份。与此同时，军中还有带着抑元丸的随队巫医，确保万无一失。

这样想来，只要殷郊不在行军过程中和对敌的时候分化，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姬发心中轻松不少，正巧崇应彪这第一轮巡毕，他俩在营门交接，换成姬发带着另一队去绕营巡逻。姬发远远地望了一眼殷郊的营帐，估摸着对方现在应该已经睡下了，这才收心巡逻。

虽为主帅的儿子，但殷郊也没有独立的营帐，只是他与四大伯侯之子同住，倒是也比十人一帐的要轻松不少。

营地晚上依旧亮着灯，但质子们白天忙着赶路，晚上倒头就睡，这点烛光根本影响不到他们的睡眠。同帐的鄂顺和姜文焕也早就睡了，只有殷郊翻来覆去没有一丝睡意。

不知道主帅为什么安排姬发和崇应彪一起值夜，他有心去看看姬发，可今晚才入夜没多久他就有点头晕，到现在更是变得头昏脑涨，像是有一团烈火从身体深处炸开，烧得他四肢酸软，呼出的气都像是带着火星。

姜文焕是目前这帐子里唯一一个乾元，他睡得浅，营帐里玉梅香气爆发的同时就惊醒了过来。猛然提升的乾元信素像是暴风雨般席卷着他所剩不多的理智，他下意识狠掐了一把大腿，紧接着快速翻出枕边行囊中的抑元丸，胡乱吞了下去。

殷郊迟迟不分化，姜王妃忧心忡忡，早早地就嘱咐过姜文焕在营中多关注一些。姜文焕等了一年多，还以为殷郊早已在不知何时分化成中庸了，却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分化，而且还分化成了坤泽。

坤泽所用的抑泽丸与乾元所用的抑元丸不同，不能混用。姜文焕束手无策，只能猜测姜王妃应该有给殷郊准备。好在殷郊还没被分化热烧傻，等姜文焕从他的行囊里掏出两个瓶子时，他还能认出这是母亲跟他说过的药丸。

殷商王室所用的药丸跟军中配发的不同，姜文焕闻着也分不出哪个是抑泽丸，只好递到殷郊面前，问道：“殷郊，你还能分出哪个是抑泽丸吗？”

两个瓶子花纹不同，可殷郊现在眼前发白，他越眯着眼想看清楚，越是只能看到一片重影。抑泽丸和抑元丸都是抑制信素的药，殷郊此刻脑子里一片浆糊，只觉得大概哪个都行，便随手指了一瓶。

姜文焕赶紧把瓶里的药丸倒了出来，塞进殷郊嘴里，等着抑泽丸生效。左等右等，这抑泽丸却仍不起效，殷郊的信香越来越浓，姜文焕只能再嚼两颗抑元丸，然后把自己的颈带系到殷郊颈上，这才压下了满室的梅花香。

抑泽丸不可能没有效果，看样子殷郊选错了药，吃下的是乾元使用的抑元丸。姜文焕暗道一声不好，也不知道坤泽吃了抑元丸会是什么效果，看样子必须得找巫医了。

“表哥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人。”

姜文焕站起身就要往外跑，可殷郊火热的手掌及时拉住了他的衣角。

“带我……去找父亲吧。”

tbc

## Chapter 2

### Chapter Notes

本章有寿郊，请确认能接受再阅读。

再补充一些我流设定：

分化成坤泽之后吃下抑泽丸再睡一觉就没事了，雨露期会从下个月开始，除非在分化时被乾元的信香影响导致雨露期提前。本篇的殷郊因为分化成坤泽之后吃错了药，所以得临时标记才行，再加上殷商王室用药效果贼好，所以要注入远超过正常临时标记程度的信香。

抑制信香的颈带算是王室管控的物品，行军前统一发放，回朝歌后收回处理，不会有备用。四大伯侯之子的颈带上会有各自的家纹，姜文焕的是青色蟠螭纹，姬发的是黄色凤鸟纹，鄂顺是红色象纹（因为是中庸所以没有颈带，悲），彪子的是灰色虎纹（其实该是黑色，但是带子本身是黑的，所以用灰色的线绣），殷寿的是金色饕餮纹（用的是白色带子）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姜文焕匆匆给殷郊裹上外袍，又谨慎地寻了个无人的时机，半拖半抱地将人带进了殷寿的营帐。深夜擅闯主帅营帐乃是大罪，但殷郊现在情况紧急，姜文焕也顾不上其他，先是干脆利落地跪下请罪，紧接着便禀明缘由。

他们入帐时殷寿还未入睡，只着一身宽松单衣坐在案前。姜文焕不敢抬头去看殷寿的表情，只好盯着自己膝下的地面，额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滴落到地上，留下一小块湿痕。

殷寿不说话，营帐里便只剩殷郊难耐的低喘和衣袍摩擦的窸窣声。良久，姜文焕才听见殷寿起身走过来的脚步声，他径直走到殷郊身旁，俯下身检查殷郊的情况。

姜文焕稍稍抬头，暗自用余光观察殷寿的动作。

粗糙的手指划过殷郊颈上的颈带，隔着那条一指宽的布料摩挲着此刻已高高肿起的腺体。刚分化的坤泽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喉中挤出一声似哭非哭的呻吟，想要伸手去解开颈带却又无从下手，只好高抬起头，毫无防备地将脖颈送到殷寿手里。

殷寿一眼就看见了颈带上绣着青色的蟠螭纹，姜文焕的颈带对殷郊来说是有些紧了，虽然不至于勒着皮肉，却也是严丝合缝。殷寿一手托起儿子的上半身，另一只手在颈部虚握了一瞬，最终将食指强硬地塞进颈带内侧，顺着颈侧慢慢滑动，直直地按在了肿起的腺体上。

轻微的窒息感加上腺体被按压的刺激，殷郊的脑子仿佛炸开了花，只觉得自己像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只孤舟，找不到方向，只能被高热和快感席卷沉浮。他的理智被烧得精光，本能地想与托着自己的乾元亲近，可还没等他凑上前来，殷寿就嫌恶地起身将他推了下去。

这一下摔得并不重，也足够让失去理智的坤泽愣了一瞬而已。他茫然地摸了摸还留有乾元体温的后颈，像只懵懂的小兽一般嗅闻着空气中的信香，很快就将目标转向了没有系颈带的姜文焕。

这会姜文焕的头低不下去了，他不敢保证自己一个乾元能在坤泽的诱惑下撑多久，又不敢在主帅面前把粘过来的殷郊撕下去，只好狼狈地捂着后颈，问道：“主帅这是何意？”

“你父亲东伯侯没跟你说过，殷郊分化后要与姜家子孙成婚的事吗。”殷寿一边擦净手上残留的信香，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你是东伯侯的儿子，也是我在质子旅中最信任的儿子，本就是我的第一人选。如今殷郊分化成坤泽，若是你们二人结合，你姑姑也会放心。”

姜文焕顿时哑口无言，东伯侯确实曾对他说过殷郊未来会与姜氏联姻的事，可他没想过这个联姻对象会是自己。他不是对殷郊没有好感，但殷寿在得知殷郊分化成坤泽后，对待殷郊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件可以随意交付所有权的物品，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见姜文焕还呆在原地不动，殷寿也没那么多耐心，一只手按住还在往姜文焕身上蹭的殷郊，另一只手扯下殷郊的颈带，散发着玉梅香气的腺体直直地暴露在姜文焕面前。

如今双方都没有了颈带的束缚，姜文焕的信素也收不住了，如海浪般咸涩的信香喷涌而出，将坤泽体内的信素也勾了起来，眼看着就要进入雨露期。

这回殷郊像是真的掉进了大海之中，浑身上下的每个毛孔都像在出水，蜜色的胸膛早已被汗水打湿，在烛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柔软可口。

殷寿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殷郊，即使他对分化成坤泽的儿子并无好感，但到底也是个乾元，就算系着颈带，坤泽的信香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他。

“姜文焕，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现在标记殷郊，我就将鬼侯剑交给你，等回到朝歌，就为你们择日完婚。”

一个即将进入雨露期的坤泽就在自己面前，若是换成其他乾元，恐怕早就已经按捺不住了吧。

姜文焕苦笑一声，倒退着膝行了两步，接着重重地将头磕在地上，大声说道：“承蒙主帅厚爱，但文焕自知技不如人，恐使鬼侯剑蒙尘，辜负主帅期望。殷郊跟着质子旅训练多年，如今正是向主帅展示成果之时，望主帅看在姑姑份上，让殷郊能以殷商勇士的身份回到朝歌。”

殷寿双眸微眯，无形的压迫感让姜文焕抬不起头来。他的手掌心已经被汗水浸湿，咸涩的信香似乎也在恐惧之下变得浅淡了几分，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那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遇到更强大的乾元信香时不自觉的臣服。

姜文焕下意识抬头看向那股信香的源头，只见殷寿已经解下了自己颈上的白金色颈带，失去约束的信香瞬间在营帐中爆炸开来。同为乾元，此刻姜文焕却生不起一丝反抗之心，鼻尖只能闻到一股沾满鲜血的铁器味道，仿佛正置身于尸横遍野，血流满地的战场之中。

就在这战场的最中央，殷寿一手搂着他分化成坤泽的儿子，一手将颈带塞进殷郊的嘴里，在姜文焕震惊的目光中直直地咬了下去。

乾元的信香毫不留情地注入坤泽肿胀的腺体之中，殷郊又痛又爽，下意识想要逃开，却又被父亲有力的臂膀牢牢压住。注入的信香很快就超过了殷郊能承受的程度，新生的坤泽已经彻底臣服在乾元的信香之下，大脑一片空白，柔软的舌尖将颈带顶出口腔，拉出一道淫靡的银丝。下身的亵裤湿得一塌糊涂，连那股玉梅香气也变得甜腻腻的，像是刚酿的梅花蜜。

临时标记完成的时候，殷郊整个人已经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身上没有一处是干的，数不清到底去了几次。殷寿神态自若地扔下殷郊，又让姜文焕带殷郊回去休息，不得耽误明日行军。

姜文焕应了一声，接着膝行过去，捡起自己那条颈带给殷郊系上。他脱下自己的外袍将殷郊裹好，又趁着夜色回到营帐中，艰难地用冷水替殷郊擦身换衣。

有了殷寿的临时标记，殷郊的身体终于不再发热，分化彻底结束，接下来只需要按时服用抑泽丸即可。要不是错吃了抑元丸，倒也不用受这一遭罪，可事情既然发生了，再后悔也无济于事。

殷郊一身的信香都被颈带牢牢压制住，现在睡得正香，姜文焕却失了眠。他既为殷郊的未来忧心，又为自己今晚看到的画面烦扰。

躺着躺着，姜文焕突然意识到不对，他猛地坐起身，看向鄂顺的床位——那里空无一人。

怪不得，他替殷郊擦身换衣的时间不短，动静也不小，鄂顺却没有被吵醒，原来是这人根本就不在。可这么晚了，鄂顺会去哪呢？

这下姜文焕更睡不着了，好在等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鄂顺终于回来了，只是还带回来个姬发。

姬发今晚值夜，本不应该擅离职守，可巡逻路上遇见跑出来找人的鄂顺，听见姜文焕和殷郊双双失踪的消息，他就站不住了。巡逻小队里并不全是西岐的弟兄，姬发没办法直接脱身，只好借着巡逻的机会在营地里搜寻失踪的两人，好不容易轮到换岗，他才在西岐弟兄的掩护下匆匆回到营帐。

殷郊系上了颈带，又刚吃下抑泽丸，这会一点信香都闻不出来，倒是没了颈带的姜文焕闻着跟个大号海产品一样明显。姬发站在营帐外就闻到姜文焕的信香了，他心里凉了半截，再进帐一看，一个少了颈带，一个多了颈带，于是那另外半截也凉了。

鄂顺是中庸，什么都闻不出来。这会见人回来了，他松了口气，赶紧问道：“你俩大晚上的去哪了？我醒的时候帐里一个人都没有，还以为临时集合结果没叫我呢。”

“主帅有事找我们而已，没什么大事。”姜文焕笑笑，又道，“姬发，你擅离职守，当心被崇应彪抓住把柄。快回去吧，我送你一段。”

姬发一向聪慧，什么事都瞒不过他，想来殷郊也不会愿意瞒着他，倒不如直接说清楚。更何况姬发是殷郊的朋友，姜文焕也深知姬发的为人，就算知道殷郊分化成坤泽，也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殷郊。

走回营门的路上，姜文焕将今晚殷郊分化的事说了个清楚，只是在说到临时标记时有些犹豫，便略过了殷寿标记殷郊这一段。毕竟兄弟朋友之间帮忙临时标记的情况还说得过去，但父子之间就有些过了，更何况这事关系到殷商王室，还是不说为好。

听完姜文焕的讲述，姬发面色不变，只点点头表示了解，又嘱咐道：“我的行囊里有备用的颈带，你拿去用吧，不然明天主帅怕是要责罚。”

姜文焕道了声谢，便跟姬发在半路分别，但刚转身要走，又想到姬发为什么会想到多带一条颈带的问题。他转过身，一声“姬发”还没叫出口，就见姬发握着腰间剑柄的手捏得死紧，眼中一片阴郁，倒是有些像之前崇应彪要抢他视如珍宝的玉环的样子。

啊，原来是这样……姜文焕突然懂了。

tbc

发子哥一个值夜结果老婆没了，第二天还得被彪子举报玩忽职守，唉（？唐突剧透）

写完这章发给朋友看

朋友：这颈带是什么殷商黑科技，一条带子就能抑制信香有点不科学吧

我：就是抑制贴嘛，再说都有断头不死之术了一个抑制颈带也非常合理啦

朋友：所以鄂顺就真的没有颈带了吗

我：啊，中庸用不着吧

朋友：省钱从顺子身上省，太惨了吧顺子

我：但是他不用掺和殷商大impact欸

朋友：？为什么不让顺子进impact

我：因为他死了啊（指杀父宴反被杀）

朋友：球球了在同人里给顺子一条活路吧



## Chapter 3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殷郊这一觉睡到了子正二刻，营帐外炊子造饭的动静都没把他吵醒，要不是四更就要拔营，姜文焕都不忍心叫他起来。然而殷郊自被叫醒后就一直木愣愣地睁着双眼，面色惨白，一副失了魂的样子。

姜文焕拿不准殷郊对昨晚的事还记得多少，便试探性地问道：“殷郊，你现在感觉如何？”

“分化成坤泽，还能如何？”殷郊苦笑，“还好昨晚有你在，我欠你一次。”

殷郊只字未提临时标记的事，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体内属于殷寿的信香却是难以忽视的存在。那股霸道的信香像是随着血液流转进了四肢百骸，仿佛整个人都被打上了殷寿的烙印。若是此刻解开颈带，怕是连中庸都能感知到眼前这个坤泽已经成了他人的所有物。

“欠不欠的以后再说，你快些收拾，可别耽误了行军。”姜文焕笑笑，转身出了营帐。

如今帐内只剩殷郊一人，他坐在床边，忍不住伸手隔着颈带去触碰后颈多出的那块腺体。他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标记自己，但在他心中，父亲做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要怪，就怪他分化成了坤泽，又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擅自服下了抑元丸，不仅让父亲失望，还惹出了这样的麻烦。

殷寿那一口咬得太深了，即使隔着一层布料也能摸出隐约的齿痕。然而被咬时的疼痛对殷郊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有那股灭顶的快感让他想忘都忘不掉。

若是方才姜文焕问起临时标记的事，殷郊怕是要无地自容了，好在姜文焕什么都没提，给他留下了最后的体面。他是真心感谢姜文焕，他们二人虽为表兄弟，但平日里为了避嫌，倒也没有太多交流，在旁人看来反倒是姬发跟他更为亲近。

想到这，殷郊又忍不住去想，如果昨夜姬发在这，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姬发才大心细，肯定会想出办法解决他误食抑元丸的问题，要是实在不行，就让姬发咬他一口，反正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姬发一定不会介意。

但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果，既然临时标记已成，再去想那些也没用，倒不如想想怎么说服父亲同意自己这个坤泽继续待在质子旅。

离四更拔营还有一段时间，殷郊穿戴完毕，便直接朝着殷寿的营帐而去。他做好了被父亲惩罚的准备，也想好了该如何说服父亲让自己留下来，但他打好的腹稿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看见营帐内站着一个趾高气扬的崇应彪，而旁边则是跪在地上的姬发。

“主帅，姬发犯了什么罪？”殷郊下意识想要挡在姬发身前，但很快就意识到不妥，转而站在姬发的另一侧。

临时标记过的乾元和坤泽之间会产生一丝微弱的联系，即使双方都没有放出信香，但殷郊颈后的腺体却已经开始微微发热，催促着他靠近自己的乾元。殷郊好不容易才克制住坤泽的本能，红润的下唇咬得发白，看着就让人心生爱怜，只可惜他面对的人是殷寿。

“值夜期间擅离职守，置全营的安危于不顾，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

殷郊哑口无言，他根本就不知道姬发昨夜擅离职守的事，但他相信姬发不是会无故脱岗之人，没多想就要跪下替姬发求情。可姬发扯了扯他的衣袖，阻止了他下跪的动作，又赶在

殷郊开口前请了罪。

姬发是初犯，再加上还要行军，最后便只领了五十鞭罚。不过殷寿又道，若是姬发能在前线杀敌戴罪立功，便连这五十鞭罚也可以省去。殷郊松了口气，崇应彪却是肉眼可见的不服，但殷寿目光扫来时，他也只能低着头强压下心底的不满。

“殷郊，你已分化成坤泽，按照军规，不得再待在军中。”殷寿语气冰冷，“我已经叫人传信，等你回到朝歌，你母亲会为你安排婚事。”

殷寿这番话就像是一盆寒冷刺骨的冰水，直把殷郊淋了个透心凉。他顾不得身旁还有崇应彪和姬发，砰的一下跪在地上，语气急切地回道：“只要按时服用抑泽丸，再戴上颈带，我与其他乾元又有何不同？父亲明知我的志向所在，为何要将我打发回朝歌？难道父亲培养我到如今，就是为了让我去给其他人绵延子嗣的吗？”

“殷郊！当初你第一天入营我就告诉过你，军中不论父子，只论军职。如今你不守军规，以下犯上，又是坤泽，不配做我殷商勇士。”

“主帅若要罚我，只管罚便是，但请主帅给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你拿什么证明自己。连分化都扛不住，待到雨露期，你还想出多大的丑。”

姬发心念一动，总觉得好像从殷寿这话里听出了点什么。

“我会请母亲准备抑泽丸，绝不会再失去理智，被信素控制。”殷郊咬牙，“若是出现意外，我就让姬发帮忙。”

殷郊想的是大不了让姬发咬他一口，但听在其他人耳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殷寿探究的眼神像是芒刺一般扎在姬发身上，姬发不敢抬头，心底却止不住地漫起一阵喜悦。

“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明日你与姬发一同上前线，若是他杀敌更多，我就免去他的鞭罚；若是你杀敌更多，我就让你继续留在质子旅。”殷寿一步步走下来，站到三人面前，“崇应彪，要是他们两个都不如你，鬼侯剑就是你的了。”

崇应彪答应得飞快，姬发也紧随其后，根本没给殷郊拒绝的时间。一想到这是他留下的唯一机会，可姬发会因此受鞭罚，殷郊左想右想，实在是想不出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能愁眉苦脸地跟在姬发身后出了营帐。

时过四更，外面已经开始拔营，最晚到五更就要出发。殷郊没赶上早饭，这会更是愁得都快饱了，也没心思去吃行囊里的干粮，还是姬发听见他腹中声响，强行给他塞了两块饼子。

殷郊眼眶微红，一把抱住面前站着的姬发，把自己对好兄弟的感激和愧疚全放在这一个拥抱里了。姬发被他这么结结实实地抱住，胸前是隔着盔甲也能感受到的柔软肌肉，而鼻子旁边就是坤泽的腺体，浅淡的玉梅香在他灵敏的嗅觉下仿佛放大了数十倍。

尚且青涩的乾元哪能顶得住这个，他忍不住伸手回抱，趁机偷偷嗅闻着心上人的信香，可闻着闻着，一股更为霸道的信香就闯入了他的鼻尖。姬发下意识想要释放出自己的信香对抗，但殷郊温热的身体还在怀中，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姬发本以为昨晚是姜文焕临时标记了殷郊，虽然心生醋意，但也明白这回多亏了姜文焕，不然殷郊可就惨了。他心有不甘，可又清楚地知道这事并不是任何人的错，只能自己默默消化那些汹涌而来的阴暗情感。然而现在看来，标记殷郊的另有其人。

想到这一点的同时，之前殷寿所说的话就像是一道惊雷劈入他的脑海——殷郊分化的时候，殷寿也在，而姜文焕绝口不提临时标记的人，是不想提，还是不能提？

姬发心里乱成一团，他下意识看向主帅营帐的位置，有些犹豫地想着：主帅是大英雄，一定是因为当初情况紧急，所以才不得不这么做的吧。

tbc

## Chapter End Notes

PUA大师殷寿本章战绩：

- ①让殷郊觉得分化成坤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不中用，让父亲失望了，不配做殷商勇士
- ②让姬发戴罪立功免除鞭罚，实则为了挑起彪子和姬发的矛盾
- ③让殷郊姬发比赛杀敌数量，判断殷郊对姬发的重要性，以及是否可以用殷郊牵制姬发
- ④看似给殷郊两个选择（姬发赢或者殷郊赢），其实是为了给殷郊一个教训，让他认为是自己一定要留下来才导致姬发受罚，从而产生愧疚感（对殷寿没什么好处但是让殷郊难受他就很舒服，一款屑爹）
- ⑤让崇应彪加入比赛，防止姬发故意放水一个都不杀，同时检验彪子的水平，看未来怎么用他
- ⑥早期给质子们塞英雄滤镜，导致姬发在面对父子标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能认为殷寿有他的用意

殷寿其实并不是真心想让殷郊跟姜文焕联姻，他是二王子的时候联姻对他是有好处的，上一章是试探姜文焕，所以姜文焕拒绝之后他也不强求，开始从其他伯侯的儿子们物色对象。发现姬发跟殷郊有私情，就故意想办法折磨人家，同时在考虑要是跟崇应彪这个不受宠的北伯侯之子联姻能不能给他带来好处。后期殷寿当上王了，姜家就是他最大的威胁，所以跟姜家的联姻就无了，反而是很听他话的崇应彪直接进入赛道。

小姜是对殷郊有好感的，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不想趁人之危，也觉得殷寿对殷郊的态度让他很难受，他不想让表哥成为一个可以被随意安排的物品。

发子哥上一章阴暗爬行其实是气自己，但是殷郊分化谁都控制不了，值夜也是正常安排的没人幕后操控，只能说就是天意让他俩差那么一点，所以他自己生闷气。

## Chapter 4

### Chapter Notes

本章中的安洋郡是私设，只要知道是非常亲近苏护所以被帝乙强安上叛贼罪名拿来杀鸡儆猴的就行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质子旅抵达安洋郡时已接近黄昏，殷寿下令在三十里外扎营，待安顿好后便派了斥候出去打探消息。殷郊做完了自己分内的事，又带着几个百夫长到营地外安设拒马，远远地就看见姬发站在火把照不到的角落，正低声跟人交谈。

姬发对面的人殷郊也认识，是跟着姬发从西岐来的质子之一，在质子旅中担任骑兵斥候。那人头上带着汗，脸也微微发红，看样子应该是刚从安洋郡打探归来。

殷郊没有上前去打扰他们的谈话，但姬发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人在注视自己，回头看去才发现是殷郊。他表情一松，朝着身旁的人点了点头，然后就转身向着殷郊走去。

殷郊朝他笑道：“要是早知道你闲着，我就叫你一起来安设拒马了。”

“不算闲着，我在想明日怎么赢过崇应彪，又能让你留下来。”姬发拉住殷郊的手，“崇应彪为了鬼侯剑，肯定会冲在最前面，到时你离我近些，我们合作。”

谈到这个话题，殷郊脸上的笑意便瞬间消失不见。他摇了摇头，说道：“父亲不会看不出我们的小把戏，既然他已经下了命令，就不会让我们投机取巧。明日我会尽全力，你也不要顾虑我，我们三个堂堂正正地比一局。若是最后我输了，就证明我确实技不如人，我输得心服口服，也不留遗憾。”

“可你要是这样回到朝歌，就只能作为联姻的对象，永远困于内院了！”

“我是殷商的王子，既然分化成了坤泽，就必须担起家族延续的责任。”说到这里，殷郊又笑了起来，“之前父亲还说要跟姜氏亲上加亲，我想要真是选了姜文焕，那母亲就可以随我同去东鲁。正好这么多年没回去，母亲也思念得很，上次还教了我东鲁那边的琴曲，要是有机会，我弹给你听。”

殷郊笑得眉眼弯弯，好像真的没把回去联姻当回事，可姬发了解殷郊，他做出这副样子，既是为了说服姬发，也是为了说服他自己。姬发怎么可能不知道，殷郊提出的堂堂正正的比赛确实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了，可只要有一丝殷郊会输的可能，姬发就不愿意去赌。

这一晚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睡好，一个直到二更才有些睡意，另一个则是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复盘自己的计划，彻夜未眠。

翌日一早，质子旅就整装待发，按照东北西南四方阵的阵型，跟随在殷寿身后攻入安洋郡。

安洋郡的城门并不大，再加上他们为了防御而故意在两侧堆积了路障，只留中间一条马车宽窄的小路，即使质子旅破开城门，也很难一下子突入。

崇应彪果然如姬发所想，远离北方阵冲在了最前面，而殷郊紧跟在殷寿身后，一同冲进了城门。见状，姬发便知机会来临，借着盔甲的遮挡偷偷解下了颈带，清新的青麦香顺着风

势向身后的西方阵飘去，这是计划开始的信号。

闻到青麦香气的同时，太颠和辛甲便按着计划将西方阵向北方阵的方向引，而姜文焕也有意无意地逐渐往中间靠来，连带着东方阵也跟在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位置，硬生生地将北方阵拦在最后。

城门本就窄小，他们又骑着马，就算再着急也没法一下子全挤进去。吕公望带着另一队西方阵的骑兵紧跟在姬发身后，放缓速度通过城门，向着崇应彪的方向围去。

见第一步计划成功，姬发便迅速将颈带系好，将信香牢牢挡住，防止被已经进城的那三人闻到。下一步，就是一边杀敌一边寻找殷郊，而吕公望所带领的西方阵小队会不动声色地拦住北方阵对崇应彪的支援，同时在崇应彪杀敌时尽可能多地消灭附近的敌人，克制崇应彪杀敌的数量。

这是质子旅第一次上战场，就算姬发扰乱阵型的计划没成功，他们现在的阵型其实也不剩多少了。要不是安洋郡根本没多少兵力抵抗，怕是这些质子们也讨不到什么好。

姬发是第一次杀人，长剑切入人体的感觉让他直反胃，但为了证明自己的杀敌数量，他还是强忍着恶心将尸首的左耳割下，丢进挂在腰间的皮囊里。他一边杀敌，一边暗中数着崇应彪的杀敌数量，数到十四的时候，盔甲上沾着鲜血的殷郊突然出现在姬发眼前。

“殷郊！”姬发喊他，“你杀了多少？”

“大概有十七，你呢？”

“十五。来不及了，你跟我来。”

姬发一夹马腹，加速朝着南方奔去。殷郊不明白姬发的意思，回头看了一眼杀成一团的主战场，咬了咬牙，最后还是选择跟着姬发而去。

“你和主帅冲进去之后，我们后面的大部队被堵在了城门口，好在我当时跟得紧，入城的时候正好看见安洋郡守被人护着逃亡。”姬发一边在马上伏低身子加快速度一边说道，“崇应彪应该是没注意到这点，我怕贸然过去会引起他的警觉，就一直在他附近没走。按照他们的脚程，现在我们去追应该还来得及。”

殷郊的大脑还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根本没仔细听姬发说了什么，稀里糊涂地跟在姬发身后骑马前行。也不知道骑了多久，掀倒在地的马车和还沾着血的拒马就出现在了他们二人眼前，看样子是马匹撞上拒马后受惊脱缰，这才导致马车侧翻。

姬发持剑在殷郊身侧守卫，殷郊则是小心翼翼地顺着大开的车门看进去，只见穿着郡守服饰的白发老者倒在地上，状似昏迷。安洋郡守是叛贼这事是殷寿在质子旅时亲口说的，殷郊和姬发便深信不疑，如今见这人昏迷在地，倒省去了他们不少事。

殷郊那一剑直直地插进了老者的胸膛，刚要俯身去割下他的左耳，就被姬发拦了下来。

“比起耳朵，这个更有用。”姬发一剑割下安洋郡守腰内系着的玉组佩，又从他衣袋内掏出了贴身携带的郡守符牌，一并交给殷郊。

比起割下后就无从证明身份的耳朵，这些贴身物件确实是一眼就能看出死者的身份。殷郊将东西装好，便抓紧时间跟姬发原路返回。他们回来时主战场的战斗也已接近尾声，殷寿高举着安洋军主帅的头颅，向质子旅宣布了他们的胜利。

首战大捷的晚上，质子们都无心休息，围在篝火旁有说有笑地庆祝这一次胜利。殷郊、姬发和崇应彪却不在其中，殷寿连回营后休息的时间都没给他们留，就将他们直接带进了主帅营帐。

“姬发，你杀敌多少？”

“报告主帅，一共十五。”姬发将皮囊打开，向殷寿展示里面的东西。

“崇应彪，你呢？”

“报告主帅，我杀了二十五个。”崇应彪得意地将皮囊口朝下倒了倒，沾血的左耳在地上堆出一个小尖。

殷寿目露赞许，又冷冰冰地开口：“殷郊。”

“报告主帅，一共十八，包括叛贼首领安洋郡守。”

殷郊取出皮囊里的玉组佩和符牌，将其呈给殷寿。他低着头，没看到殷寿的表情已经变得阴沉，接过玉组佩的时候更是目光不善。

之前多次为国征战，殷寿早就习惯了由他这个主帅亲自斩下叛贼首领的头颅，但今日他深入郡守府，却始终未找到郡守人影，倒是没想到被殷郊给捡了漏。杀死叛贼首领是大功，即使殷寿再不愿意，他也得给殷郊对等的奖励。

“姬发，你杀敌数量最少，该受鞭罚。”

“殷郊，你斩杀叛贼首领有功，按照军规，该赏贵重之物。这把鬼侯剑现在就是你的了。”

“崇应彪，你杀敌最多，也应受赏，但鬼侯剑已归殷郊，你自去我那挑一把趁手的武器吧。”

这样的结果让崇应彪怎能服气，但殷寿已经搬出了军规，证明他的安排并非私情，如果不服岂不是在质疑主帅。他眉头紧皱，强压下从殷郊手里夺回鬼侯剑的冲动，咬着牙说了句“谢主帅”。

崇应彪这边安分了，姬发却又开口了：“主帅，之前你曾说过，若是殷郊杀敌数量比我多，就让他继续留在质子旅。如今十五对十八，证明殷郊杀敌的数量要多于我，望主帅遵守诺言，让殷郊留下。”

“你这是在说我不守承诺？”殷寿冷笑一声，“你们二人的杀敌数量都不如崇应彪，还敢跟我提起这件事。”

“姬发不敢。主帅当初说的是，如果我们的杀敌数量都不如崇应彪，便将鬼侯剑赏赐给他，但并未提起这种情况下殷郊该如何。主帅给我们二人的选择是‘姬发受五十鞭罚’或者‘殷郊离开质子旅’，如今我受鞭罚的结果已定，那殷郊就不用离开质子旅才对。”

姬发这番大胆发言真把殷郊吓了一跳，他是知道姬发有多敬仰殷寿的，可没想到姬发会为了他跟殷寿争论。比起自己能不能留在质子旅，他现在更怕殷寿大发雷霆，把原本的五十鞭罚翻个几倍。

殷寿沉默不语的那十几秒内，殷郊都快想好该怎么帮姬发求情了。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殷寿并没有因为姬发的话而生气，反而赞许地说道：“姬发，你确实聪慧，懂得寻找我话语中的漏洞，若是殷郊能学到你几分，倒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罢了，今日质子旅首战大捷，你又杀敌有功，便免了那五十鞭罚。至于殷郊，先暂时留在质子旅，等回到朝歌，再让大王定夺。”

殷寿说完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离开。殷郊高兴得像是只摇尾巴的小狗，语气中掩饰不住的欣喜让殷寿差点想收回刚才的话，好在姬发懂得看脸色，及时把人拉了出去。在场唯一不爽的就是崇应彪，他虽然也受了赏，却不是原本承诺的鬼侯剑，更别提鬼侯剑

到了一个坤泽的手里，这比单纯落到殷郊手里更让他恼火。

殷郊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不仅能留下来，还拿到了鬼侯剑，甚至姬发都不用受鞭罚了。他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又觉得姬发真是好似神仙降世，什么方法都能想得到。他自己高兴还不算完，一见到篝火旁边的鄂顺和姜文焕，又撒着欢跑过去找他们讲姬发的英雄事迹。

姬发目送着殷郊跑走，紧绷的精神这才终于松了下来，如今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的手指还在微微颤抖。他计划了这么久，安排了这么多，只要结果是好的，那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想出这个解决办法还要多亏了苏全孝的帮忙。

安洋郡守与冀州侯苏护关系极好，苏全孝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苏护带着他们一家来为安洋郡守祝寿的事。那时苏全孝贪玩，一个不注意就跑出了郡守府，最后还是安洋郡守亲自找来，抱着他走回了家。

苏全孝的记性很好，他离家八年，仍然记得当初安洋郡守给他讲解城内道路的样子。如今安洋郡守沦为叛贼首领，无论如何都会落得个死的下场，苏全孝不知自己该如何是好，又下不了手，所以当他听完姬发的计划后，才决定帮助姬发和殷郊。

他只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是希望能保全安洋郡守的尸体，第二个是尽量不要过多干涉崇应彪杀敌。

苏全孝知道，这两个要求对姬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好处。保全安洋郡守的尸体，殷郊就无法用头颅证明自己杀死了叛军首领，而不干涉崇应彪杀敌，姬发就会因为杀敌数量不够而承受鞭罚。

他到底还是北方阵的百夫长，不愿意看到崇应彪失去本应属于他的荣誉。他也做好了姬发不接受的准备，但姬发什么都没问，全部答应了下来。

从苏全孝口中得知城内道路信息后，姬发又从做骑兵斥候的西岐兄弟那得知了安洋郡城门两侧堆满路障之事，这才联合西方阵的百夫长和姜文焕，做出了把崇应彪跟北方阵隔开的计划。

除此之外，安洋郡守逃走路线上的拒马是鄂顺和南方阵的百夫长钟志明一起安设的。进城后他们就找机会借着人流的掩护离开主战场，去苏全孝所说的那条路上设下埋伏，直到确定安洋郡守的马车已翻，而他本人又已经昏迷后才离开。

这所有的一切都只为了让殷郊能以坤泽之身留在质子旅中，留在姬发身边。鄂顺和姜文焕看着对此一无所知的殷郊，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他俩也不想了，举起酒杯向着正走过来的姬发敬了杯酒，一同享受成功的喜悦。

tbc

## Chapter End Notes

姬发掌控欲也是挺强的，殷郊自己都说如果真输了是他技不如人，但是姬发连给殷郊堂堂正正比赛的机会都不给，因为他不敢去赌。之后又把一切都布置成偶然（恰好看见郡守离开/马撞上拒马脱缰等等），是因为如果被殷郊知道背后是姬发安排的他肯定会炸，所以姬发索性全不让他知道了。



姬发其实是想拿杀叛贼首领的军功给殷郊换留在质子旅的，没想到能换来鬼侯剑，但是他又想到殷寿给鬼侯剑就是为了不让殷郊留下来，所以飞速头脑风暴找到了殷寿之前的语言漏洞拿来利用。

殷寿的意思是崇应彪赢的话崇应彪自己拿鬼侯剑，然后他俩一个受鞭罚一个回朝歌，但是当初没说全，所以被钻了空子。不过他本来就挺喜欢姬发，这回更觉得姬发有勇有谋，就找个借口赶紧把这事结束掉得了。

彪子跟这俩的梁子是越结越深了，最后这气要发泄在谁身上，问你呢殷郊x然后小苏也是惨惨的，对面是关系很好的长辈，但是自己是质子旅的一员，不可能放过对方的，想来想去还是不如让姬发去，至少能给留个全尸。

姬发是真的准备挨鞭子的，因为他觉得擅离职守本来就是他的错，受罚也是正常的，也没想到殷寿人还怪好的嘞（？），反正直接给他免了。



## Chapter 5

### Chapter Notes

最近三次事情有点多，摸了这么多天鱼终于还是来更了x  
用了彪子是双生的设定，有崇应鸾，但是戏份少到甚至没出场就会死，所以也不用在意他x

殷商质子旅大破安洋郡的消息传得飞快，那些不太安分的小诸侯也只能纷纷熄了心思，然而冀州侯苏护却对帝乙杀鸡儆猴的对象心知肚明，索性也不再忍耐，箭头直指帝乙，宣称“君坏臣纲，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

然而这番话要传到朝歌还需要几天时间，现在帝乙更关注的是殷郊的联姻问题。

殷寿将殷郊分化的消息传回朝歌后，帝乙就特地召见了姜王妃，命她之后亲自教导殷郊坤泽该有的礼仪和知识。待殷郊学习完毕，再从四大伯侯之子中挑选一位结为夫妻，为大商延续血脉。

四大伯侯之子中，姜文焕和鄂顺都是独子，而崇应彪和姬发虽然也符合条件，但帝乙不喜欢次子，便下令通知崇应鸾和伯邑考来朝歌觐见。

姜王妃并非昧昧之人，只稍微听了几句，就已然明白了帝乙的想法。明面上是说从四大伯侯之子中挑选，但如今东伯侯和南伯侯都与殷商王室有姻亲关系，为了平衡势力，恐怕真正的王婿人选是在西北两位伯侯之子中。

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说，姜王妃是不希望殷郊初战归来就要与从未见过面的对象联姻的，但身为王室唯一的后代，殷郊又不得不承担起王孙的责任。姜王妃的婚姻也是如此，她当初别无选择，但现在，她想尽力为殷郊争取一些机会。

今日质子旅得胜回朝，帝乙也象征性地让殷寿给质子们放了两天假当是奖赏，当晚就在龙德殿召见了四位伯侯之子，说明了选王婿一事。

姜文焕和鄂顺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遭，可姬发和崇应彪完全没想到这里面还有伯邑考和崇应鸾的事。他俩一个眉头紧锁，一个拳头紧握，好在还记得自己在哪，面前的人是谁，到最后也只能跟姜鄂二人一样恭恭敬敬地领了命。

出了龙德殿大门，崇应彪左右斜了两眼，这才大声说道：“刚才大王说的你们都听到了，我先把话撂在这。殷郊，我势在必得，识趣的就早点退出，别浪费我的时间，又丢了你的面子。”

姜文焕笑笑，慢条斯理道：“不见得吧。大王也说了，公平竞争。那些比赛项目，你有把握全部拿到优胜？”

“别忘了，除了我们四个之外，还有两位世子呢。”鄂顺摇摇头，“我们四个一起训练了八年，彼此都知根知底，那两位可不一样。”

崇应彪被他这话给点炸了，边走边骂崇应鸾，姬发则是忧心忡忡，跟在他们三个身后一言不发。崇应彪一向看姬发不顺眼，又见他一直不说话，便忍不住开始冷嘲热讽起来。

“姬发，你不会真以为那天殷郊在主帅营帐里说的会成真吧？想标记殷郊，你也不撒泡尿照

照，一身大粪味的西岐农夫，哪点配得上大商的王孙。”

“怎么，你这一身禽兽味的北崇猎户，就配得上了？”姬发反驳道，“我劝你别高兴得太早，别说一个你，就是十个你，也比不过我哥哥。”

要是放在平时，他俩怕是已经打起来了，但如今在龙德殿外，无人敢造次。崇应彪不怒反笑，道：“西岐农夫的哥哥也就是另一个农夫罢了。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到时候可得看看你们兄弟相争的好戏，你要是输给你哥哥，那股郊可就成了你嫂子了。”

崇应彪这话正是姬发所担心的。他既不想跟哥哥相争，又不能放弃殷郊，本来就够烦了，再让崇应彪这么一激，他更是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信素，进入燎原期。最后还是姜文焕见情势不对，拉着鄂顺把他俩分开了。

龙德殿这边发生的事殷郊一概不知，他下午刚一回宫就被殷寿带去了鹿台一同沐浴。

本来临时标记过的乾元和坤泽就容易互相吸引，如今又在同一池水中，殷郊只着里衣，即使与殷寿相隔了一段距离，却还是被坤泽的本能和微烫的池水惹得浑身发红。

殷寿未着寸缕，只有颈上系着颈带。他远远看了一眼缩成一团的殷郊，心里又多了几分对殷郊分化成坤泽的不耐，丝毫没有考虑过是他自己的问题。

“待会要去见你母亲，你再耽误一会，就自己去吧。”殷寿冷哼一声，转头去拿池边的酒杯。

他是了解殷郊的，在一家团圆面前，其他都算不了什么。果然，殷郊听了这话便再顾不上别的了，紧贴着身体的里衣被他一把甩到池边，露出大片还泛着红的饱满胸肉。

殷寿一边靠在池边自饮，一边有意无意地欣赏他儿子的身体，直到看见殷郊将洗净的长发向上拢起，发尾垂落在光洁的后颈上，发丝间若有若无地透出一点被颈带遮盖了一小半的齿痕。

这一瞥就让殷寿回想起了临时标记那天的情况，他下意识觉得牙齿发酸，好像缺点什么年轻柔韧的肉体给他咬一咬。不过现在时机不对，要去见姜王妃也并非假话，殷寿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试图借着微凉的酒液压下心中的燥热。

殷郊用在质子营练出来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己收拾完毕，一想到待会一家团圆的幸福画面，他连自己是坤泽的事都顾不上了。匆匆擦干身上的水珠后，便任由侍女为他更衣，完全没注意到殷寿的目光顺着他的颈部一路向下滑去，露出了作为父亲不该有的眼神。

侍女的动作轻柔又缓慢，用精致的王孙常服一层层地包裹住这具漂亮得让人移不开眼的身体。更衣完毕后，又有侍女捧来一个木盘，上面放着一条崭新的白色颈带，上面绣着金色的饕餮纹，比起常见的颈带又加宽了一指半。

“这是特制的颈带，可以彻底覆盖住腺体，防止信香泄露。”殷寿也从池中走了出来，拿起木盘上的颈带，看样子是要亲自给殷郊系上。

难得有这样与父亲亲近的机会，殷郊赶紧转过身，手忙脚乱地解开颈上已经被池水打湿的颈带，毫无防备地将带着牙印的腺体暴露在殷寿面前。周围的侍女见状差点惊呼出声，又在殷寿的目光中战战兢兢地低下了头。

殷寿忍不住在心底骂殷郊是个蠢货，最后还是没好气地给殷郊系上了颈带，眼看着那一块牙印被加宽后的颈带彻底遮住，殷寿才满意地放下了手。他临时标记殷郊的事有悖伦常，即使他自己不觉得如何，也要防止宫中其他人看见后乱传。

殷郊哪知道殷寿心里在想什么，他还当是父亲为了自己才特地命工匠制作了全新的颈带，这会高兴得不得了，眼中的孺慕之情就算是瞎子都能窥见半分。他越这样，殷寿就越讨厌他，之前升起的那点欲望也彻底被厌恶取代。

父子俩换好衣服，便一前一后地向着姜王妃的院子走去。院内的梨树下摆着张古琴，旁边是几碟殷郊往日爱吃的点心，都是姜王妃亲手做的。

殷郊一见母亲就跑了过去，恨不得抱起姜王妃转几个圈，但很快他就想起父亲还在旁边，赶紧规规矩矩地跪坐下来。

姜王妃有一肚子话想跟殷郊说，但殷寿在旁边，现在并不是母子谈话的好时机。她收了心思，又像是之前那十多年间所演的一般，做出一副夫妻和睦的假象。

殷郊是全场最开心的那个，他在质子营多年，古琴的技术也生疏了不少，磕磕绊绊地弹了半首就弹不下去了。姜王妃笑着给他塞了一块梨花糕，又接着将下半首弹完，那琴音清脆悦耳，悠扬婉转，仿佛展翅翩飞的蝶，任谁听了都忍不住沉浸其中。

一曲终了，殷寿敷衍地称赞了几句，便找借口离开。殷郊有些失落，但他还分不出父亲的谎言与真实，只能安慰自己父亲确实事务繁忙，能抽出一点时间来陪他们已是不易。

殷寿离开后，姜王妃倒是松了口气，她直起身子，隔着古琴去抚摸殷郊的脸。殷郊嘴里还塞着梨花糕，又圆又亮的眼睛眨了眨，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突然这样做，但他一向喜欢与母亲亲近，便也任由姜王妃捧着他的脸左右观察。

“母亲放心，这次上战场我可是毫发无伤，还除了叛贼首领，立下了大功呢。”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姜王妃摇了摇头，“你分化成坤泽的消息传开后，大王便下令为你选婿。我本想着若是你表弟得选，至少不会让你受苦，但大王似乎意在西北，已经传了信召两位世子来朝歌。”

殷郊一愣，嘴里香甜的梨花糕一下就变得味同嚼蜡。他本以为自己回到朝歌能说动祖父，让他留在质子旅，可没想到姬发给他创造的机会还没用上，就已经被决定了结局。

姜王妃见他整个人突然黯淡下来，心中更是不忍，赶忙说道：“我知你心中不愿，可大王的命令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接下来的日子你就待在宫中，学习坤泽的礼仪知识，学成后大王才会安排比试，择最优者为王婿。”

其实本来是全凭帝乙一人决定，没有比试环节的，但那天姜王妃跪在帝乙面前，言辞恳切据理力争，才求来了这几场比试。她将比试内容记下，想着将题目透露给殷郊所选之人，为他增加胜率。

即使不能选择真正想要的伴侣，姜王妃也希望殷郊能从四大伯侯之子中选出那个最有好感的人共度一生。

话已至此，殷郊也明白已经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他心中苦涩，却努力打起精神，拉着姜王妃的手安慰道：“母亲放心，我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我是唯一的王孙，延续殷商血脉是我的责任。既然祖父已经下令，那明日一早我便来母亲这学习礼仪，争取早日完成祖父的安排。”

殷郊眉眼带笑，好像真的毫不在意自己未来要被关在这深宫内苑之中为完全不爱的人孕育子嗣。他是姜王妃身上掉下来的肉，姜王妃一眼便知他的心思，可她不忍心拆穿殷郊的伪装，便也努力笑起来，又把那几盘点心朝他那推了推。

此刻已近天黑，半弯明月在云彩间影影绰绰地投下清淡的清辉，殷郊有些麻木地嚼着嘴里的点心，一点味道都没品尝出来。他下意识想起那日在主帅营帐外自己也是愁得吃不下东

西，还是姬发给他塞了两块饼子。

姬发，姬发……

殷郊难得觉得有些委屈，他想，如果姬发在这就好了，他好想见姬发。

tbc

## Chapter 6

### Chapter Notes

哥哥来咯~用了哥哥跟姐已有婚约的设定，他俩虽然没爱得多深但是也互相有好感，如果苏护不反他俩未来就会结婚（但苏护已经反了所以没有这样的未来了x）

这章是过渡章，下一章开始进电影剧情。

第二天一早，殷郊便来到姜王妃处学习坤泽的礼仪和知识，姜王妃有心替他拖延时间，便故意教得极慢。好在崇应鸾和伯邑考都还未到朝歌，帝乙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只是又特地派了个年长的侍女去教导殷郊床第之事。

自那日从龙德殿归来，姬发和崇应彪便铆足了劲要在比试中拔得头筹。他们不知道比试的具体内容，只能顺着大方向盲猜，然后抓紧一切休息时间加练。

姜文焕也不甘示弱，他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分析了他们四个的优劣势所在，又专门制定了一套训练计划，有条不紊地照着计划进行。

鄂顺是他们四个中最轻松的一个。他是中庸，体力上就略逊于这几个乾元，难以在比试中胜出，更何况他的姐姐已经是殷商的太子妃了，怎么想大王都不可能再让他当王婿。他目前唯一的愿望就是等质子旅解散后，平平安安地回到南都跟父亲团聚。

四大伯侯之子入了趟宫，回来之后三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天天加练，其他质子又惊又怕，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各个精神都紧绷了起来，营中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氛围下，本就“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的两人更是越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更别说崇应彪这人还特爱主动挑事，话说不到三句他跟姬发就得打个眼眶青紫，鼻血横流。

伯邑考就是这个时候出现在质子营中的。他只用一把最普通的弓就架住了崇应彪那把开了刃的利剑，宽大的袍袖在空中翻了几番，还没看清他的手部动作，就听见“当啷”一声脆响，竟是用木弓缴了崇应彪手中的剑。

崇应彪从未这样丢过面子，他恼羞成怒，也不去管那把剑了，赤手空拳地迎了上去。伯邑考眉头一皱，对着迎面而来的拳头先是向上斜挡卸力，接着用长弓向下横扫双腿，趁着崇应彪重心不稳的瞬间欺身而上，用弓弦死死压制住面前的人。

姬发虽八年未见伯邑考，此刻却仍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会他哪还记得自己为什么跟崇应彪打起来，连身上的伤口都不觉得痛了，满脑子都是“哥哥来了”。

北方阵的人见势不对，赶紧上来拉着劝着才把暴怒的崇应彪给带走。伯邑考也没为难他们，把人放开后就转身去将那把弓物归原主。

姬发高高兴兴地跑上来，给了他哥一个大大的拥抱，接着就拽着伯邑考往他的住处走。伯邑考见他脸上又是伤痕又是血迹的样子，哪能不心疼，一到地方就按着他坐下，替他打水上药。

趁这功夫，他俩聊了几句西岐的事，接着就进入了正题。

伯邑考是被帝乙召来朝歌的，可并不知道所为何事，来之前西伯侯姬昌用蓍草卜筮，只说小吝无咎，即使有难也不用太过担心。

听见父亲的卜筮结果，姬发松了一口气，接着便把选王婿的事和自己对殷郊的感情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

伯邑考坐在他旁边静静地听完，这才说道：“当年你离开西岐的时候还只是个八岁的孩童，如今也有了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哥哥真替你高兴。选婿之事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退出比试。”

话是这么说，但姬发实在是想不出伯邑考能有什么办法说动帝乙。在伯邑考来之前，他一直担忧的是，如果哥哥知道他心悦殷郊，必定会在比试中想办法输给他。若是作假之举被

发现，那就是欺骗大王，是死罪，他不能让哥哥冒这个险。

见姬发一脸严肃，伯邑考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伸手揉了揉姬发毛茸茸的发顶，转而说道：“虽然我不如父亲，但对占卜问卦也略知一二。父亲这一卦若是算的姻缘，那就代表着会三番五次碰着难题，不易有结果，因为对方早已有了意中人。”

闻言，姬发心中一动，猛地转头去看伯邑考的脸。

“你说过他心性单纯，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为什么不试着把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告诉他呢？”伯邑考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姬发的肩，“也许这份感情其实是双向的，只是需要有人去踏出第一步。”

伯邑考的话就这么在姬发脑子里转了一下午，他本想着等拿下比试的优胜再向殷郊吐露心意，到那时，即使殷郊不愿接受也无法改变他已成王婿的事实。如今按照伯邑考的意思，似乎并不只是姬发的一厢情愿。

西岐世子入朝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宫中，当晚伯邑考就被召入了龙德殿。帝乙将选王婿一事说明，伯邑考也早有准备，跪伏在地行了一礼，然后才说道：“能成为大商的王婿，乃我西岐之幸事，只是我父亲早已为我定下婚约，我愿放弃选婿资格，恳请大王允许。”

这话让坐在帝乙下方的殷启大感不悦，他冷笑道：“你这意思，是我大商的王孙不如你那个小小的婚约对象？”

“我绝无此意，只是我与冀州候之女已互换了信物，三月后便是婚期。若是现在毁约，恐被有心人利用，散布对王室不利之辞。”

伯邑考这话言之有理，可他还不知苏护已反，如今在这殿上提起自己与苏护之女的婚约便仿佛火上浇油。果然，殷启听完便大怒道：“冀州候苏护乃是反贼，西伯侯与苏护联姻，打的是什么主意？来人，把他押下去！”

被王家侍卫押往大牢的时候伯邑考还在想着，这下子倒是真不用参加选婿比试了。不过冀州候成了反贼，与大商必有一战，如果西岐不拿出明确的态度站在大商这边，恐怕在冀州战败后就会受到帝乙的刁难。

他倒是不担心自己会如何，临行前父亲那一卦虽未明说，但他也知这卦象意味着易有牢狱之灾，如今这一遭正是应了卦象所示。

见伯邑考已被押出龙德殿，帝乙才开口问道：“启儿，攻打冀州之事如何了？”

“禀父王，我已派出两支精兵前往，只是冀州城易守难攻，又有风雪坚冰阻碍，难以向前推进。”

“那苏护有几分本事，他儿子还在质子旅中，既然他执意要反，那这儿子也留不得了。”帝乙端起酒杯，轻飘飘地说道：“若是明日仍未攻入冀州城，就派殷寿去吧，让苏护亲眼看看他的儿子是怎么死的。”

“是。父王，那伯邑考如何处置？”

“先扣在朝歌，让姬昌亲自来换他。”

tbc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